

# 郝大通《太古集》的天道觀—以其《易》圖中的 宇宙時空圖式為主體（上）

陳伯适\*

## 摘 要

郝大通的丹道之學，多能融通易學與《周易參同契》，雖然丹學理論與老子體道自然之說相契，卻也不脫易學的俯觀仰察於天地之象的思維本質，在其宇宙觀的認識上，更不能獨立於易學的陰陽生化系統之外。其傳述的圖式當中，大多數都能反映出易學宇宙觀的傳統觀點，也成為其丹道學說的重要特色。本研究論題主要從郝大通《太古集》中可能確認為丹道《易》圖、並且能夠展現出宇宙圖式之粗要輪廓的二十餘個圖式裡，理解郝氏的宇宙時空內涵。試圖在其有限的文獻中，進一步建構其自然天道觀下的宇宙時空圖式，揀選其具有代表性的《易》圖作為分析與詮解的主要對象，重建其宇宙時空認識的具體內涵。包括天地乾坤的有關圖式，以及天地之數圖式、日月圖式、河洛圖式、五行圖式，也都在其陰陽變化規律下建成。宇宙的時空，都立基於陰陽而落實，陰陽的重要性，在其宇宙圖式中，不斷的得以透顯。本研究論題分為上、下二篇，本文著重於探述郝大通天道觀系統的主體內涵，尤其展現在道氣的重要本質與生化架構上，以及理解乾坤體用並顯的時空觀，同時論釋由乾坤所推布出的《易》卦時空向度的具體意義。

**關鍵詞：**郝大通、太古集、天道觀、宇宙觀、時空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Tian-dao in Hao Datong's Taiguji —Hao's Yi-diagrams of the Universe, Time and Space (Part One)

Chen Bo-Kuo\*

## Abstract

Hao Datong's Dan-dao theory incorporates Yixue and Zhouyi Cantongqi. It is not only compatible with Laozi's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but also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Yixue way of thinking—observation of nature, and on the flux of yin and yang. Most of the Yi-diagrams Hao has developed are reflections of traditional cosmology, an important feature in his Dan-dao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is a two-part study with the aims to analyze Hao's cosmology from his more than twenty Yi-diagrams found in his Taiguji. Besides, from scarce literature, a diagram of the universe,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his outlook on nature is reconstructed by interpreting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Yi-diagrams. The importance of yin and yang is manifested throughout all of Hao's diagrams. His diagrams of the numbers of heaven and earth, qian and kun, sun and moon, He-luo, and Wuxing are all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flux of yin and yang, and he proposes that time and space in the universe are both anchored by yin and yang.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explores Hao's view on Tiandao, with the focus on Dao-qi and his framework of the flux of yin and yang, interprets his cosmology from qian and kun, and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 and space dimensions of Yi-gua derived from qian-kun.

**Key words :** Hao Datong, Taiguji, Tian-dao (the theory of “the Way of Nature”), cosmology, time and space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郝大通《太古集》的天道觀—以其《易》圖中的 宇宙時空圖式為主體（上）

陳伯适

## 壹、前言

宋元時期是中國道教發展的鼎盛階段，包括太一教、真大道、全真道、淨明道、內修南宗等，<sup>1</sup>其中王嘉（西元 1112-1170 年）所創的全真道，與其後傳「全真七子」，為金元時期的翹楚，立稱北宗，並有學說論著傳世，在中國道教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sup>2</sup>郝大通（西元 1140-1212 年）作為七子之一，一生禪修求道，「好讀《易》，洞曉陰陽、律歷、卜筮之術」，著《太古集》、《太易圖》及《示教真言》等道書行於世。<sup>3</sup>清代陳銘

<sup>1</sup> 張廣保先生認為「宋、金、元三朝是道教發展的旺盛時期」，「興起的各種道教教派，學術界通名之為新道教」。並且指出本文所列五大教團中，「淨明道和內修南宗主要在南方流行，太一、真大、全真三大教團以北方一帶風行」。（見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7 月初版），頁 1。）北方主要宗派，有南北二宗的派別之分，王重陽所領七子為北宗，與正一教別相抗衡。（參見黃公偉：《道教與修道秘義指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年 1 月初版），頁 295-309。）

<sup>2</sup> 王嘉號重陽，自稱呂祖化身，合道、儒、釋之義立教。金元時期有南北二宗之稱，根據清代陳銘珪所言，「世稱道教，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相。其北宗謂呂巖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餘為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及鈺之妻孫不二」。（見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一（臺北：廣文書局，1989 年 12 月初版），頁 13-14。）七子包括：馬鈺（西元 1123-1183 年）號丹陽、譚處端（西元 1123-1185 年）號長真、劉處玄（西元 1147-1203 年）號長生、丘處機（西元 1148-1227 年）號長春、王處一（西元 1142-1217 年）號玉陽、郝大通（西元 1140-1212 年）號太古、孫不二（西元 1119-1182 年）號清靜。王重陽暨七子之重要丹道論著，俞琰《席上腐談》提到云：「全真教王重陽《金真集》，馬丹陽《微語集》、《金玉集》，譚長真《水雲集》，劉長生《仙樂集》，丘長春《蟠溪集》、《鳴道集》，王玉陽《靈光集》，郝廣寧《太古集》，北方有刊本，總名《七真要訓》。」（見俞琰：《席上腐談》，卷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6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616。）諸子之著，對後世丹道之學影響甚深。

<sup>3</sup> 參見閻士選《牟平縣志·郝恬然傳》。又見《山東通志》指出：「郝廣寧，寧海人，初名大通，隱於卜筮，後從重陽子學道，修真崑崙山年七十三羽化，元至元中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所著有《太古集》、《太易圖》及《示教真言》行世。」（見〔清〕岳濬等監修、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釋仙志》，卷三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41 冊，1986 年 3

珪認為其學「蓋與魏伯陽、張伯端相出入」，「推其用意，實欲舉魏、張合之於重陽之學」，即其思想多有出於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與張伯端《悟真篇》者，用以證合王重陽之主張，是「南北二宗合併為一之濫觴」。<sup>4</sup>宗主丹學，融貫南北，卻不失易學之本色。

郝大通傳世之說，今不存一二，最具代表的為《太古集》，今所能見者也僅此著，但卻是佚存之作，原十五卷，僅存四卷。<sup>5</sup>原書不全，今四卷微言要圖，大抵略見梗概。元好問高度肯定《太古集》，認為「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且「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並為之立記作銘文，<sup>6</sup>認為「《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sup>7</sup>是以原著全書，普受好道者的高度評價。今日最能代表其思想者，則為其著中三十三幅圖文之說。

郝大通的丹道之學，多能融通易學與《周易參同契》，雖然丹學理論與老子體道自然之說相契，卻也不脫易學的俯觀仰察於天地之象的思維本質，而其宇宙觀的認識上，更不能獨立於易學的陰陽生化系統之外。在易學系統中，從《易傳》建構出「一陰一陽之謂道」與「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的太極生次之宇宙觀之後，歷來易學家不斷在此根柢下，延續與擴展其宇宙生成的觀點，這種易學的宇宙觀，不但在儒家的體系中推衍，也為《周易參同契》以來的道教之學所不斷的會通建構，在丹道的背後，仍可清晰朗現其對宇宙的理解，而郝大通所傳述的這些圖式當中，大多數都能反映出易學宇宙觀的傳統

月初版)，頁 93。) 有關郝大通之事蹟傳記，可參見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見《甘水仙源錄》，卷二，輯於《道藏》第 19 冊)、秦志安撰〈廣寧郝真人〉(見《金蓮正宗記》，卷五，輯於《道藏》第 3 冊)、劉天素、謝西蟾撰〈廣寧子〉(見《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輯於《道藏》第 3 冊)、趙道一撰〈郝大道〉(見《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卷三，輯於《道藏》第 5 冊)、完顏崇實撰〈廣寧真君〉(見《白雲仙表》，輯於《藏外道書》第 31 冊)、王世貞撰〈郝大通傳〉(見《有像列仙全傳》，卷八，輯於《藏外道書》第 31 冊)、閻士選撰〈郝恬然傳〉(見《牟平縣志》，1936 年)，以及郝氏弟子范圖曦〈太古集序〉(附於《太古集》前文)，對其生平事蹟，皆有概要之傳述。晚近章偉文先生《宋元道教易學初探》，第六章〈郝大通《太古集》的道教易圖學思想〉(見是書，四川：巴蜀書社，2005 年 12 月 1 版 1 刷)，並又於道教研討會中作專篇發表，為目前研究郝大通之資料較有規模者，尤其專門探討《易》圖的有關思想，但僅作簡要之論述。另外，牟鍾鑒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山東：齊魯書社，2005 年 7 月 1 版 1 刷)，探討全真七子的思想，其中有關郝大通的部份也僅是片斷。本文探討郝氏思想，著重於從宇宙時空圖式的角度切入，並且對郝氏有關圖式的解說，亦期能確切針對有關圖式進行詮解，而非僅是概觀的說明而已。

<sup>4</sup> 參見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一，頁 71-72。

<sup>5</sup> 參見《道藏目錄詳註》指出：「《太古集》卷一之四，共三卷。廣寧子郝大通撰。內詩辭歌賦序文共一十五卷，分為三帙，其真人之語精微宏廓，遺世獨立，超曠代之妙音也。」(見〔明〕白雲霄：《道藏目錄詳註》，卷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6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722。)《太古集》原書十五卷，今傳僅見四卷。

<sup>6</sup> 見〔金〕元好問：《遺山集·太古堂銘》，卷三十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91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441。

<sup>7</sup> 見〔金〕元好問：《遺山集·太古觀記》，卷三十五，頁 409。

觀點，也成為其丹道學說的重要特色。

宇宙的存在，不外乎時空的內涵。《淮南子》所謂「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sup>8</sup>明確賦予宇宙具體的外在形象，宇宙含有時間與空間的基本因素，宇宙內的一切存在、一切事物，都無法與時間和空間分割。在時間與空間的宇宙範疇下，一切事物才有其存在性與延續性，所以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家與宇宙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 1942-）認為，「我們在談論宇宙發生的事件，不能不提到空間和時間的概念」，<sup>9</sup>而且這樣的宇宙「時空必須具有像氣球內外的球面沒有邊界的連續性」一般。<sup>10</sup>

探討宇宙或宇宙觀的議題，時空的因素也就成為很重要的認識。郝大通的這些屬於道教之易學圖式，多能呈現出表述宇宙觀甚至宇宙時空的內涵。傳統的天圓地方之宇宙基本架構，也成為郝氏時空觀的根本面貌；郝氏所構制的圖式，多能呈現其一幅幅具有動態性意義的宇宙時空圖式。

本研究論題主要在於理解郝大通的「天道觀」，藉由郝大通《太古集》中的丹道《易》圖，將能夠展現出宇宙圖式之粗要輪廓的二十餘個圖式，作為探討郝氏的宇宙時空內涵。雖不能看到具體而完整的主張，但試圖在其有限的文獻中，進一步建構其自然天道觀下的宇宙時空圖式，揀選其具有代表性的《易》圖作為分析與詮解的主要對象，期能重建其宇宙觀的可能之具體內涵。<sup>11</sup>考量內容架構與篇幅限制因素，分為上下二篇，本文著重於探述郝大通天道觀系統的主體內涵，尤其展現在道氣的重要本質與生化架構上，以及理解乾坤體用並顯的時空觀，同時論釋由乾坤所推布出的《易》卦時空向度的具體意義。

## 貳、天道觀系統的主體內涵

郝大通揉合老子的道論，乃至《周易參同契》以來的丹道思想，並會通傳統以來的易學觀，以建立其天道的認識體系。其道體的有無之狀，與老子之「道」可以相契，但本質上仍是氣化的存在。以「道」為「一」，而且具有永恆性的意義。作為一位論道者，無法免除其立教行道的宗教性格，「道」由「教」而透顯。道體元氣，兩儀四象的主體架

<sup>8</sup> 見《淮南子·齊俗訓》。引自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月1版北京2刷），頁362。

<sup>9</sup> 見史蒂芬·霍金著，吳忠超譯：《時間簡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9月初版），頁43。

<sup>10</sup> 參見David Filkin著，陳澤涵譯：《霍金陪你漫遊宇宙》（臺北：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初版），頁288。

<sup>11</sup> 本文主要從郝大通的丹道易圖中，探討其概觀的空間意識，而無意於時間與空間的本質在哲學意義上的討論，包括如時間或空間在宇宙論中的存在定位問題—絕對的時間或空間、想像的時間或空間、主觀的時間或空間、實在時間與相對時間、空間的擴延性等，畢竟郝氏並沒有具體的在這方面提出他的理解；置重於圖式內的時空構置，以及可以描述的相關元素與內容。

構，更確立為展現天道觀的基本面貌，也是其宇宙時空圖式的基礎模式。

### 一、循環有無的大道之氣

郝大道的道論思想，籠罩著強烈的老子思想氛圍，其自然之大道，近似於老子道論的窈冥恍惚之狀；以此大道作為一切創生之源頭，萬物皆由道而生。他指出：

大道恍惚，從無而入有；乾坤造化，自有以歸無。夫有入於無，故無出乎有。元之一氣，先天地生，既著三才，浸成萬物。萬物之動，有生有尅，有利有害，有順有逆，有好有惡，有是有非。<sup>12</sup>

「道」的根本原質，就是元氣，也就是「先天地生」的「元之一氣」。但是，這個「道」，也表徵一種規律，一種生發變化的歷程，即由無而入於有、由有復歸於無的循環歷程；並且，「有」與「無」循環變化，除了是一種變化的歷程外，也是一種變化歷程由初始的無到有，最後再回歸於無的必然途徑，即「道」生萬物，最後並復歸於「道」，這個初始與發展成為「有」，再復歸於「無」的「有」與「無」的本源性認識就是「道」。「道」同時涵攝著生化本源與循環規律的雙重意義。

「道」由無而有，再由有而復歸於無，這個「道」如果從本源義來看，它究竟是甚麼呢？已如前述，就是先天地而生的元氣，元氣從初始的恍惚狀態，一種似「無」卻為氣的狀態，進一步以陰陽變化的態勢，以「乾坤造化」的動能，化生萬物；由陰陽的變化而生成萬物，並化而復歸於恍惚之氣的原始主體，也就是復歸於「道」。一切的變化歷程，由無而有並由有而無的歷程，也正體現宇宙的變化本質，具有生生不息、永不停歇的永恆性意義。郝氏的「道」，那種元氣本質狀態，與老子的「道」分判有別，但「道」性恍惚，則又同於老子；老子「道」的「夷」、「希」、「微」，非感官知覺所能予以形象的把握，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看不見，聽不到，也摸不著，並非是普通形象事物的存在，是沒有形狀的形狀，非具象的形象，所以名為「惚恍」，<sup>13</sup>是一種超驗的存在體，存在於事物的本身，存在於一切。郝大通那存有氣化本質的「道」，雖是一氣之狀，卻以恍惚呈現，仍非普通的存在，所以初始為「無」，終歸亦「無」。

道體的由無入有，又回歸入於無，這種「有」與「無」的理解，根本上存在著老子道論的情結，除了直用「有」、「無」而與之不同外，卻也有與之相近的「有無相生」的

<sup>1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自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3冊，1988年12月再版），頁689。後文所引，皆據此本，故不再作詳注。

<sup>13</sup> 參見《老子》第十四章云：「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引自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1版北京3刷），頁31。）

概念，以及道體下貫陰陽或乾坤，確立其對立而統一的定勢；天地萬物的一切運動變化，都是生尅相伴，利害相隨，順逆相比，好惡相生，是非相連，也都是陰陽變化所展現的對立與統一的必然性、規律性現象與意義，而這也就是天地自然變化的本質，也就是「道」。「有」與「無」雖對立卻有相互的連續性與永恆性，「有」與「無」相互作用的過程，則為形上之「道」向下落實而產生天地萬物的過程。從這方面來理解，與老子所謂「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sup>14</sup>之說法相近，這也是老子思想與易學思想會通的典型。

「道」或「氣」以「有」、「無」展現，分判則為陰陽，陰陽為一切生成變化的作用與所有，並往往以乾坤代稱。乾坤為純陽與純陰之卦，正象徵著、代表著陰陽，因此以卦來構築宇宙的生成變化，乾坤正為此主體的概念。並且，在宇宙的時空認識上，乾坤也正象徵為天地。

## 二、以「一」為道氣之理解

強調先天地而生的「元之一氣」之氣化主張，尤其特別重視「一」的理解，陰陽二氣統於一氣，氣雖分判為二，但合二為一，即二氣統於太極之中，陰陽二氣若再作細別，則陽氣又先，乾陽元氣更具原始、根源性的意義，乾元一氣為萬化之根源，為一切存在之依據，萬物皆由此一氣而生，萬物也皆統於此一氣之中，「一」表述為乾元一氣。以「一」為重，進而強調「以一神總無量之神，以一法包無邊之法，以一心統無數之心」<sup>15</sup>的以「一」包絡一切的主張。「一」作為根本而統萬有之觀點，從宇宙本源的氣化觀而言，萬化皆由一氣而成；從神祇地位之高低而言，即以至高之神總會無以數量之眾神；以規律性的、道德性的、法則性的認識言，一法包納無邊之眾法，萬法皆由一法所包。這種抽象性的規律性概念之理解，類似於程氏一理之理解，所謂「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於一，則无能違也」。<sup>16</sup>執一統眾為程氏的普遍見解。郝氏執取「一」說，甚至用於言「心」，從認識「心」的觀點言，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本於天地之心，而各見其心，萬物之心統於天地自然之心；觀萬物萬象，以一心處之，必可得其要，擇取諸心，則紛擾淆亂。

這種執一統眾、以一統萬的認識，雖如宋儒程氏所論，然又歸於老子的思想主張，

<sup>14</sup> 見《老子》第四十章。引自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下篇，頁110。

<sup>15</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691。

<sup>16</sup> 見程頤：《周易程氏傳》，卷三。引自程顥、程頤著：《二程集·周易程氏傳》，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1版北京4刷），頁858。程氏執一統眾之說，如云：「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乎！」（見程顥、程頤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一，頁125。）此乃程氏執一統眾之觀點。

老子善言「一」，以「道」為「一」，「道」生萬有，即「一」含萬有。<sup>17</sup>以「一」作為本源義或是初始甚或終極的原動概念，在易學的發展過程中，更為普遍存在的說法，《繫辭下傳》有所謂的「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sup>18</sup>而兩漢以來也慣以「一」作為氣化的初始元質來說，「一」為乾元資天的有形之氣，是一陽動而由下而上升之氣，並同於「太極」，以「太極」為「一」，太極也是一種「氣」的存在。到了王弼時更進一步強調「夫眾不能治眾，治眾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眾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sup>19</sup>王弼肯定一切萬物的存在都是根於最高性下生成，在「一」在「寡」下形成，由「一」由「寡」主導一切的存在。在人事的方面，治眾之道皆由寡一主導，能治眾者由寡。一切的變動，皆主於「一」，制動歸於一。因此，不論是道家或是易學系統，對「一」的理解始終未曾中斷，並寡與眾、一與多的思想基調始終存在。郝大通作為道教重要人物，同樣融攝道家與易學思想而提出「一」的認識，「一」除了具有物質化的內涵外，也有超越性的意義。

### 三、自然之道的永恆性意義

郝大通所言之道，是一種順應自然的變化之道，其根本的原質即陰陽的變化，是易知易行的陰陽變化之最根本最簡單的道理，所以他說「自然之道，甚易知，甚易行」；此道任真自然，超塵離法，與世俗合同，卻非世俗一般的可以擬現者，雖現存而未離，卻是不凡的形態，因此是「獨立而不改，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sup>20</sup>這樣的道體道性的描述，那種自存而未曾改變、執一而未曾脫離於萬物之中、生生循環而未曾止息的狀態，即大量引用老子道論的觀點與語言，有濃厚的老子道論之本色。

「道」先天地而生，天地產生之前，「道」就已經存在。這個天地生成之前的「道」，歷經「太古」的變異之時空歷程，也就是說，「太古」是「道」在初期尚未形成天地之前的時空發展歷程。郝大通特別指出其著《太古集》，志在「以慕太古之風」，<sup>21</sup>也就是慕「道」在原初時期的自然狀態，他說：

<sup>17</sup> 《老子》中往往以「一」類稱為「道」，如所謂「道生一」；「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數始於「一」，物之極亦為「一」，「一」含萬有，無所不包，同於「道」超越性意義，所以「一」與「道」可以作等同。

<sup>18</sup> 見《繫辭下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年2月1版4刷），頁252。後文引《易傳》文字，皆據此本，不再詳注。

<sup>19</sup> 見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引自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1版北京3刷），頁591。

<sup>20</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序》，頁690。

<sup>21</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序》，頁690。



夫太古者，「太」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古」謂遠古、上古、邃古、亘古，務使將來慕道君子，知其不虛為者也。<sup>22</sup>

天地未生之前的宇宙生化的初期，即「道」的原初狀態，一切的存在皆因之而生、皆為之所包，這個「道」在不斷的變化中，始終存在，生生不息，所以任何時空，皆存有此「太古」之「道」，君子人者在任何時空也都能夠體「道」證「道」，所以能「不虛為者」，乃因為宇宙、因為其「道」具有永恆性。「道」的發展，在不斷的變易中而能自存，變易之性成為其主體動能，變易的歷程，總以「太古」稱之；不論是「太」或「古」，皆含有時空在變易之中的無限性意義。「太」歷太易、太初、太始與太素，而「古」歷遠古、上古、邃古與亘古，為「道」的原初之狀，也是道回歸於「無」的原發狀態，永恆性狀態。更具體的說，是氣化的恍惚狀態，樸素淳厚的狀態，以此而生發天地與萬有。

#### 四、因教體道的積極作為

郝大通以自然之道，由「教」可見，由「教」可用，以「教」因「道」而生，由「教」入「道」，甚至「教」、「道」並契，指出：

教者，道之所以生也。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教本無形，假言顯教。教之精粹，備包有無。故以無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體之以為無，用之以為利。<sup>23</sup>

「教」在於證成「道」，在於體現「道」，故「教」為「道之所以生」者。至於「道」性恍惚以現其形質，變化於無有的循環反復、生生不息中，雖具有元氣之性，卻亦有形上之質地，難以賦予明確適恰的名稱，故姑且名之為「道」。這樣的「道」性與對「道」所賦予的形象和名稱，即如前述那同於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的道性。<sup>24</sup>實存的「道」，與現實事物不同，並非是一個具體形象的東西，所以它「不可名」，不為「名」所局限，而具有無限性。<sup>25</sup>

聖人體道而立教，藉由「仰觀俯察，裁成輔相，信四時而生萬物，通變化而行鬼神，

<sup>2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序》，頁 690。

<sup>23</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1。

<sup>24</sup> 見《老子》第二十五章。引自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老子道德經注》，上篇，頁 63。

<sup>25</sup> 「道」本身是「不可名」的，然而《老子》第一章開宗明義也提到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賦予「道」之名稱，但實際上的「道」是不可言說的，無法用一般「名」的概念來表達說明的，只能基於方便起見而勉強以「道」字來稱呼，所以「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其「名」是「非常名」的。

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寂然不動，感而遂通」。<sup>26</sup>理解天地自然的變化之道，通達四時之變，則萬物生、鬼神行，知其神妙之用，而能通感和諧，徹知萬有。

「教」為體現、認識與感悟「道」的活動與行為，如同《中庸》所謂「修道之謂教」；《中庸》從天命、性、道來談修道之教，順循本有的天命善性，以盡人人物物之性，並根本於慎獨之工夫，使之不離道拂性，為「正己而不求人」，「反求諸其身」的修身法門。至於郝大通以「教」求「道」，對宇宙自然的理解，則回歸到對道體本身的認識，對「道」本身「無」的理解，藉由「教」來開展。同時強調性命雙修，認為「夫吾道以開通為基，以見性為體，以養命為用」，在見性與養命的體用上，使「道」能「開通」。這樣的歷程，即入教修道的歷程，著重於心的定靜開通之工夫，所以他說「欲入吾教，只要修心。心不外游，自然神定，自然氣和」。行道之教在於修心在於「洗心」，修心而能彌綸天地之道，洗心守道而「千祥自降」，<sup>27</sup>所以，契道而行，使神定氣和，則無不通感。

立「教」本在行「道」，「道」本為「無」，則「教」亦為「無」。「道」無名而適當，且以「道」名；「教」又無形，而立言以求道行道並顯其教。「道」以「無」為體，包絡萬有，則行道之「教」亦「備包有無」；因有無並俱，以為神用，則以無形見其體見其神，以其器用而見諸萬有之中。

## 五、道貫元氣的主體生化架構

易學系統中，宇宙的生化由「太極」而「兩儀」而「四象」，這種生化歷程中的重要階段與內涵，郝大通本於易學之說提出說明，太極氣化未分，入於「兩儀」，對「兩儀」的主張，認為「且夫氣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陰陽。天地之英華，陰陽之根本，二氣之謂也」。<sup>28</sup>「兩儀」就是「天地」，就是「陰陽」，其根本原質是「氣」；氣化成象，立為天地，為氣化至大之象，為萬有之最大空間，並涵攝著一切的存在。一切的存在，在此天地之間，其根本性仍是透過陰陽的變化而形成。天地間的一切存在，皆是陰陽運動變化的結果，並充足於天地之中。因此，「兩儀」指稱氣化下的空間之象，名為天地，天地作為空間的概念，卻也賦予萬有存在的宇宙主體意義，萬有的存在皆在此空間中形成。同時，「兩儀」也是陰陽二氣的氣化原質，是一種運動變化的性質，藉由運動變化才能產生萬物。天地之間所覆載的萬物，都是陰陽變化的結果，天地與陰陽共構為宇宙存在的根本、範疇與動能。

「陰陽」為範定天地之道的根本，體察陰陽之變化，「窮陰陽之返復」，則「道不遠人」，<sup>29</sup>道充斥於天地之間，根本在於陰陽的作用；不論是乾坤或是日月所構築的系統，

<sup>26</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1。

<sup>27</sup> 諸括弧引文，見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卷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 54 冊，1988 年 12 月再版），頁 681-682。

<sup>28</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序》，頁 690。

<sup>29</sup> 見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卷上，頁 681。

也都是根屬於陰陽的變化範疇之不同的開展方式。

由天地陰陽的確定與變化，進一步推展出「四象」。郝大通對「四象」的理解，指出「木龍、金虎、赤鳳、烏龜，四象之謂也。六、七、八、九，其數之謂也」。<sup>30</sup>於此，「四象」表徵出龍、虎、鳳、龜四靈，為神聖的四方神靈；也類比五行與五色中的木、金、火（赤）、水（烏，即黑），更象徵東、西、南、北四方之位，立定宇宙的四方空間與陰陽所進一步推演的元素（五行）與形色（五色）。同時，由陰陽的變化律定出「數」的理解，即「六、七、八、九」四數，代表陰陽變化的概念。於此，郝大通特別針對「數」而言，提出所謂的「四象圖」，並作了說明如下：



夫四象者，重明天地日月之道，六、七、八、九之數。如乾之老陽稱九，坤之老陰稱六，乾之少陽稱七，坤之少陰稱八。故知乾有六爻，爻各稱九，以四因之，爻別三十六策；坤有六爻，爻各稱六，以四因之，爻別二十四策<sup>31</sup>。乾陽爻一百九十二，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總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也。<sup>32</sup>

「四象」作為宇宙生成變化中的主要結構，包絡天、地、日、月之道，即由乾、坤、離、坎四卦象之，並以「九」、「六」、「八」、「七」四數代稱，作為建構整個易學變化系統的主體數字。乾據七、九，名為少陽、老陽，坤據八、六，名為少陰、老陰。此大衍之法所推用之數，早為漢儒所慣用者，又以《易緯》所說尤詳。<sup>33</sup>四象下攝天、地、日、月，乾、坤、離、坎四卦，乃至九、六、八、七四數，分屬於四方，代表著自然生化的主體概念，也具有時空變化的意涵，共構成一切的生成變化之宇宙圖式，而其根本原質即陰陽；陰陽的變化，以四數來表徵，藉由筮法的筮策來呈現，並預設其具有超自然的體現，一切的現象與吉凶休咎，都在此四數的聯結下形成，也就是傳達出陰陽變化的結果。

<sup>30</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序》，頁 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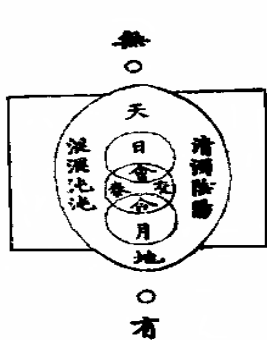
<sup>31</sup> 「爻別二十四策」之「策」字原缺，依文義疑缺，據補。

<sup>3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5。

<sup>33</sup> 漢儒用數，《易緯》尤盛，《乾坤鑿度》言天地之數，指出：「天數：一、九、二十五、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地數：二、六、三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衍天地合和數：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合二十五及三十。」「天地合策數五十五」，（見《易緯·乾坤鑿度》，卷上。引自《古經解彙函·易緯八種》（日本：京都市，1998年影印自武英殿聚珍版本），頁 470、471。）即推行筮法用天地之數用五十五。又，《易緯·乾鑿度》也指出：「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行之，皆合之於度量。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見《易緯·乾鑿度》，卷下，頁 489。）以此數值表徵宇宙的一切變化。

在卦爻策數的方面，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陰爻、陽爻各一百九十二；陽爻以九代之，陰爻以六代之，則六十四卦之策數為：陽爻  $192 \times 9 \times 4 = 6912$  策，陰爻  $192 \times 6 \times 4 = 4608$  策，合為  $6912 + 4608 = 11520$  策。此一策數，即代表陰陽變化生成宇宙萬物的總合之數，亦即由陰陽的變化與其變化之數，表徵宇宙的時空向度，以此絕對化的數值概念，反映想像的時空意識，具有擴延性的時空概念。

另外，自然運化之道，乃至氣的初始變化，藉由聖人的仰觀俯察、體驗陰陽的變化，立為易之道，所以非具神功與聖智的得道者不能測知。陰陽的變化，即天地之變化，也是日月的變化，同顯陰陽之變，郝大通立為「變化圖」，也作了解釋：



### 變化圖

夫易之道，非神功而不可測，非聖智而不可知。故有太易，仍未見之氣也；有太初，氣之始也；有太始，形之始也；有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未相離者，謂之混沌。混沌既判，兩儀有序，萬物化成。混沌已前，則為無也；混沌之後，則屬有也；一有一無，而為混沌。混混沌沌，天地、日月，會合交泰之時也。<sup>34</sup>

天圓地方，並與日月交會於其中，共構為一個混沌之道體，由清濁未判的陰陽之氣所組合而成的恍惚混沌之狀，在這樣的時空場域之下，萬物的生化由此可能。混沌前後，分判有無，混沌之時（亦為之前），正為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階段，屬於「無」的氣化狀態；混沌之後，陰陽二氣已俱明，清輕之陽氣上動，而濁重之陰氣下沉，萬物由此造化生成。郝氏的觀點，主要可以溯源於《易緯》的主張與鄭玄之注說，<sup>35</sup>以「太易」之時為氣未分而尚未朗見，「太初」之時為氣之始動，「太始」之時為氣成而形見，「太素」之時則氣之質素淳在，此氣之形質並具，但仍處在陰陽二氣尚未分判的情形，所以是一種混沌的狀態，一種「無」的狀態。在混沌之後，陰陽分立，而入於一種實「有」之氣的變化階段。道體的根本元質，為無形的氣化存有，卻仍以「無」稱之；進入到有形的陰陽分立，萬物在此作用下而形成。有形之物皆由無形而生，無形才能為宇宙之源，才能視之為「道」，無形則不固著，才能包育萬有、生成萬有。

天道觀的基本圖式架構，由天地、乾坤、日月、五行，以及有關的數值等重要諸元所聯結的一幅幅圖式，都與天道相契，進一步呈現出龐富多元的時空意識。天地明顯的

<sup>34</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8。

<sup>35</sup> 《乾鑿度》與《乾坤鑿度》皆有見說，如《乾坤鑿度》指出「太初而後有太始，太始而後有太素。有形始於弗形，有法始於弗法」。（見《易緯·乾坤鑿度》，卷上，頁 464。）而鄭玄亦對《乾鑿度》之說，作了解釋，云：「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為太易。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形見此（太始），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地質之所本始也。」（見《易緯·乾鑿度》，卷上，頁 481。）

構成了宇宙的空間場域，藉由具像的天圓與地方來呈現與理解宇宙的抽象的面貌，同時，天地包絡乾坤與陰陽的概念，使此空間的認識，具有變化性的時間意義。並且，以日月的變化，也概括了陰陽的運動規律，具體的象徵宇宙的時間向度，同時也必然聯結空間的存在。不論是天地或日月，都凸顯了時間與空間的兩重性內涵，只是表現的主體各有所重罷了。其它包括五行與有關數值也同樣建立起宇宙時空的認識圖式，後文將陸續作進一步的說明。

### 參、天地乾坤體用並顯的時空觀

「乾坤」在傳統易學思想中，尤其從《易傳》以來即賦予它近似或等同本源的意義，明確的以資始資生的認識給予定位，作為萬化之門戶的理解，一直以來都未曾有所疑議。郝大通特別強化乾坤的角色，以天地作為運動變化的主體，而乾坤正是天地的主體作用，也是陰陽運動變化的二元，對乾坤作了具體的描繪，其天地之用正表現其宇宙運動變化的時空場域；不論它以萬有門戶的姿態呈現，或是作為天地架構下的作用與父母卦的角色，都顯示出它在宇宙生化結構上的主要地位。

#### 一、乾坤為易道之門戶

易道代表宇宙自然的變化之道，也代表宇宙自然的規律，一切的生成演變都涵攝在易道之中。此一易道，郝大通明白指出其重要諸元與功能特性，尤其特別強調乾坤為易道之門戶：

易之道，以乾為門，以坤為戶，以北辰為樞機，以日月為運化，以四時為職宰，以五行為變通，以虛靜為體，以應動為用，以剛柔為基。<sup>36</sup>

易道以乾坤為門戶，一切的開端由此而起，陰陽的變化也由此而生。以北辰為天體運化的總樞紐，天體方位立基於北辰，眾星拱之，為一切的標竿，歷來以星神稱之，有名為太一、天一者，甚至賦予根源性的理解。日月的運化，也象徵陰陽的變化，更落實在時空的變化中，又尤其是四時的循環轉變，此亦《易》道的主體內涵。《易》之道同時藉由陰陽之變化而帶動五行的生剋運動，五行排序對應關係，也是《易》道所展現的宇宙變化之多元關係。不論是乾坤或日月，乃至四時、五行的運化，都是陰陽的動靜、剛柔之作用。乾坤作為一切的門戶，本質上也是陰陽變化的主體，所以不論是日月、四時乃至五行所聯結的變化關係，都在以乾坤作為門戶之下來落實。

《象傳》以「乾」為「大哉」，為萬物的「資始」，而「坤」為「至哉」，又為萬物的

<sup>36</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1。

「資生」，乾與坤的「資始」與「資生」，作為創生萬物的主要源頭。<sup>37</sup>從萬物生成的本源看，早在《易傳》時代，乾坤的地位已然確立。從卦的形成言，乾坤與六子卦的關係上，乾坤藉由陰陽動靜變化而產生震、坎、艮、巽、離、兌六子卦；在六十四卦的生成上，乾坤同樣具有先導的地位。乾坤作為萬化之本，乾坤具有同於陰陽的對立與統一的概念，共構為宇宙生成的主體元素，成為歷代易學家的普遍認識。郝氏具體的確立二者的主體地位，並建立起多元面貌的時空向度。

乾坤作為「易」之門戶，魏伯陽《周易參同契》即本此立說，認為「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朱熹並解釋為，「乾坤，以宇內言之，則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陰陽變化，萬物終始，皆在其間；以人身言之，則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而一身之陰陽萬物，變化終始，皆在其間」。<sup>38</sup>乾坤或陰陽，作為宇宙自然的一切生成變化之門戶，即宇宙自然的總體面貌，是一個大宇宙的概念；同時，乾坤也作為體現出人體的「門戶」來理解，是一種小宇宙、微觀的宇宙之認識，人體的變化，皆乾坤陰陽之變化，乾坤充盈於人體之中，其變化與宇宙自然的變化，本質上是相近的。

乾坤既為宇宙自然生化的主體，乾坤並建，<sup>39</sup>宇宙自然才能成其意義，一切的生成與演化才能有成，獨乾或獨坤，皆無法構成存有，二者皆為必要，無法獨顯。為乾為坤，本質上即為陽為陰，陰陽等同於乾坤。乾坤並用，又特別強調時用的概念，郝氏云：

陽有六則，陰有六則，健用隨時，始終如一。若不以時而用者，應潛則飛，應飛則潛，應生而殺，應殺而生，六位不以時乘而反害矣。<sup>40</sup>

乾陽有六，坤陰亦六，陰陽建用而隨時，重視時用的觀點，因時而用，適時而變，「始終如一」，則萬物由是而不斷顯發。以時而用，宜潛則潛，當飛則飛，生殺亦以時，乾坤陰陽以時而用，時用則萬物生焉，時用則六子以成，時用則以六十四卦推佈為宇宙總覽之時態。

## 二、天體乾用

在《易傳》裡，乾具有資始之性，即郝氏所說的「資乎萬物，眾象之宜，資取乾用」，<sup>41</sup>萬物由是資始，為一切的開端。「乾」作為氣化源頭之一，而在空間向度裡，乾又象徵

<sup>37</sup> 參見《象傳》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以成。」又云：「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一，頁30、40。）萬物的始生，乾坤具有優先性。

<sup>38</sup> 《周易參同契》原文暨朱熹注文，見朱熹：《周易參同契註》，卷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4冊，1988年12月再版），頁239。

<sup>39</sup> 乾坤並建之說，清代王夫之特別強化其哲學意義，也是其所重之易學觀點。

<sup>40</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692。

<sup>41</sup> 括弧引文，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692。

天，即《說卦傳》所指明者。所以，代表漢代的思想觀點之《乾坤鑿度》，特別指出「聖人畫乾為天門，萬靈朝會眾生成，其勢高遠，重三三而九，九為陽德之數，亦為天德」，以乾元下貫，純陽剛健，是一種元氣的狀態，並引《萬形經》之說，認為「天門闢元氣，《易》始於乾也」；<sup>42</sup>乾為「天門」，元氣由此開闢，元氣由此為開端。<sup>43</sup>乾作為氣化的最根本原質，以氣變之究而為「九」，為陽德之極數，勢高德崇而有大生之德。從《易傳》對乾元的看重，到《易緯》提出「天門」的說法，除了從元氣的觀點聯結與乾卦的關係，確立了宇宙生成的元素，且漢儒以「天門」稱之，表明了宇宙空間的概念。

乾道本質上具有宇宙空間的意義，所以稱「天體」，而當中的變化特性，更反映出時間的流轉。至於天體為何，郝氏強調「天體道廣，清虛廣遠，純陽不雜」，本身是一種純陽不雜的元氣之狀，它除了為創生萬物的原初之處所，更是具有創生萬有的動能；以乾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窮」，<sup>44</sup>乾作為替代天體運化的動能之性之所在，天體的時空性意義也由此開展。

乾道「統御雲雨，雲氣流行，雨澤施布，總及萬靈，無有壅蔽」，<sup>45</sup>自然的雲氣雨澤，自然的變化萬象，都由乾道統攝。一切的終始變化，皆在於乾道，它「克明萬物終始之道；始則潛伏，終則飛躍，可潛則潛，可飛則飛。是明達乎終始之道」。<sup>46</sup>它的變化之性，特別展現在變化動能的生生不息的永恆性之特質上。

乾道之用，以變化體現其道功，明白的指出，「變力化功，應用之道，革故從新，為之以漸謂之變；一有一無，忽然而改謂之化。言乾之為道，使物漸變者，使物卒化者，莫非資始生養萬物，總統隱顯之功」。<sup>47</sup>乾道資始萬物，其變化之功，在使萬物能夠各正性命，「乾」扮演此正定事物之性命的功能，云：

乾之為用，見乎變化。變化之功，使物各正性命。性者天生之質，若剛柔、遲速之別；命者人所稟受，若貴賤、壽夭之屬。故知無形生於有形，有形之所累也。惟天道有形，能健而不為所累者，蓋謂乘變化而御大器，靜專動直，不失大和。乾之為體，靜住之時，則專一不轉移也；其運動之時，正直不傾邪也。不失大利，

<sup>42</sup> 見《易緯·乾坤鑿度》，頁 467。

<sup>43</sup> 參見《古微書·春秋緯》云：「元者，端也，氣泉。」又云：「元者，氣之始也。」（見明代孫穀編：《古微書》，卷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94 冊，1986 年 3 月初版），頁 853。）以乾元為氣之原始開端，為漢代學者的普遍性看法，漢代以卦氣為說，尤其是見著；緯書亦以氣論，乾元之說，亦屬常見。

<sup>44</sup> 括弧引文，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2。

<sup>45</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2。

<sup>46</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2。

<sup>47</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2。

豈非正性命之情者邪？乾能正定物之性命，物之性命各有情也。<sup>48</sup>

乾道以正事物的剛柔、遲速之宜的天生之質，確立人之貴賤、壽夭的稟受，事物的一切存在，皆有其背後的乾道運化，才能得以有形。乾道變化，剛健不息，專一不移，動靜不失其元和真正。是以「乾能正定物之性命」，使物能各順其性命，各歸其情，使宇宙時空能呈現出大和大利的和諧景況，這也是宇宙時空的本然。

在宇宙的時空位定上，乃至宇宙自然的變化，「乾」在當中確立其主體的地位，郝大通特別制作「乾象圖」，並進行了概要的描述：



### 乾象圖

乾者為天之用，天者是乾之體。天所以清虛高遠，純陽不雜，一氣冥運，萬物化生，乃可法天之用，不可法天之體。故曰乾象，而稱老陽，其數則九，謂乾為天，有三畫，三因之得九。此卦重之，六爻而各稱九是也。夫天之道，勢如偃蓋，狀若雞卵，娶坤為妻，而生六子也。<sup>49</sup>

天體為圓，象徵宇宙自然的空間，是一個圓實的天象，如同《說卦傳》所云乾為天、亦為圓的觀點。此一乾元天體，作為宇宙自然的空間概念，同於周敦頤《太極圖說》中的圓圖之認識。此一圖式中，「天」並非只是僵化的空間概念而已，同時傳達出變化的動能，因為變化之性，則時序因之而立；因為天體本身的變化，造成天體所涵蓋的一切，也都在不斷的變化之中。

郝氏特別從體用觀的角度談「天」與「乾」的關係，以天為體，為宇宙自然之體，具體的就是乾之體，而乾則為天之用，也就是宇宙的自然變化。萬物之生化，以天之用為之，即以乾為之，故云「可法天之用，不可法天之體」。宇宙自然的一切變化，皆是乾之作用，以乾的知始知終之特性與能力，萬物因此而造化形成。乾以其本質而言，為「純陽不雜」的冥遠一氣，藉由氣的變化，表徵事物的終始之道。故「乾」以「老陽」為稱，以「九」為其數，即說明乾天的變化特性與氣化本質，如「偃蓋」、「雞卵」之狀，表現出乾氣的生生之性與天體的空間向度。乾與坤並用，生成六子，萬物皆由是生焉。

### 三、地體坤用

乾道以健動資始為功，坤道則輔順乾道，「承順天聰，行不違禮，柔順不邪」，<sup>50</sup>盡其承天柔順之本質，倘未能依其柔順質地，則陰柔未顯，陰陽失調，乾健暴行，育養未

<sup>48</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2-6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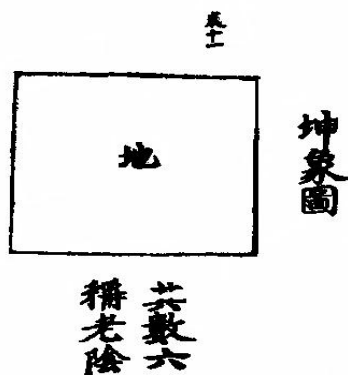
<sup>49</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5。

<sup>50</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4。



施，故「陰柔不立，物有所害」，<sup>51</sup>惟「厚能載物，至順包承，不亂群也」。<sup>52</sup>因此，坤道在資生育養，輔於乾道，調和萬有，使能「長養利益，群靈品類，始生萬有，各得通暢」。<sup>53</sup>落實於人事之中，則「順時待物，屈己伸人」，「不為事始，待唱乃和，謙尊卑光」。<sup>54</sup>

「乾」雖有宇宙自然的主體地位，但是缺乏「坤」，宇宙自然仍然無法運化，「乾」與「坤」才能共構出宇宙自然的時空向度，由「乾」與「坤」並現，宇宙自然才能完整確立。因此，郝氏作「坤象圖」，並確立「坤」在此宇宙主體中的地位：



坤者為地之用，地者是坤之體。地所以純厚廣載，純陰不雜，一氣升降，物有變遷，乃可法地之用，不可法地之體。故曰坤象，而稱老陰，其數則六，謂坤為地，有六畫，象之稱六。此卦重之，六爻而各稱六是也。夫天有三畫，而兼坤之六畫，故稱九也。惟地屬老陰，而不得兼陽，故稱六也。<sup>55</sup>

郝氏描述地體為方，亦為宇宙自然的空間載體，坤地以其深厚廣大，能夠含藏萬物，包容萬有，所以郝氏強調「地體道大，沈實純厚，無所不載」；<sup>56</sup>坤德之用，以「柔和厚載，包容眾垢，以順群生，通理物情，猶乾之德，其德隆大」。<sup>57</sup>從體用觀的角度來看待地與坤的關係，以地為體，為宇宙自然之體，亦為坤之體，而坤為此體之用，為地體之作用。坤之作用，表現在其「純陰不雜」的一氣之升降變化上，事物的變遷，皆此坤地之氣的作用；以其純陰，稱作「老陰」，數以「六」名，輔乾九而生萬物。

#### 四、乾坤變化以求天地交泰

從宇宙時空共構的角度云，天地聯繫出的時空向度，才是一個宇宙自然的完整體系、完整載體，天與地是聯繫為一體的時空概念，所以唯有天地的相交，這樣的時空載體才能得其完整性。此天地作為宇宙自然的載體，其作用則透過乾坤，透過陰陽二氣來形成，陰陽的相互交感，萬物則能得以通泰，自然的運化才能順暢。因此，郝氏作了「天地交泰圖」，並進一步的解釋：

<sup>51</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4。

<sup>5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4。

<sup>53</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3。

<sup>54</sup> 括弧二段引文，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3。

<sup>55</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5。

<sup>56</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3。

<sup>57</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一，頁 693。



天地交而泰，不交而否者，謂天之陽氣下降地中，地之陰氣昇而天上，此謂天地交而成泰。若天之氣上騰，地之氣下降者，謂天地二氣不相交感，而萬物則有所否閉，不能通暢。故天地宜交不宜不交，萬物宜泰不宜不泰，不泰則否。<sup>58</sup>

認為天地陰陽二氣相互交感則通泰順暢，二氣彼此不交則否閉不通，唯有天地陰陽二氣交感，萬物之運化才能和諧有度，萬物才能各得其宜；二氣不交，陰陽不協、不能合和，則萬物無法得到最佳的安頓。

在傳統說法上，陰陽之氣的運動取向，陽氣上舒而陰氣下沈，《易緯·乾鑿度》以清輕者上而為天，濁重者下而為地作為普遍認識，然而，郝氏於此，雖同樣強調陰陽交泰和合之道，但對於陰陽之氣的上升下降之說，與傳統說法不同，即根據天地的具體方位來看，天在上而地在下，天必以陽氣下降而地必以陰氣上升，如此才能求得陰陽交泰之功。雖然郝氏的陰陽運動方向的說法不同，但對於陰陽的交感和合之性的認同與看重，與傳統說法無異。

## 肆、乾坤推布《易》卦的時空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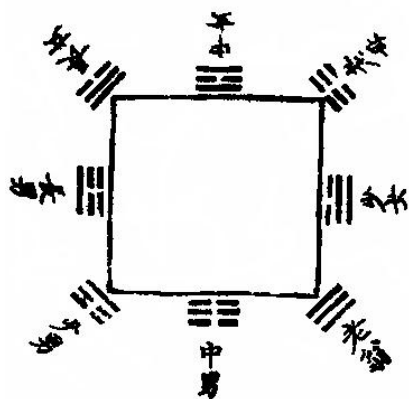
乾坤除了作為天地之用，構築出宇宙自然空間的基本向度外，也同時聯結諸多《易》卦，建立其多元面貌的易學時空系統，特別反映在八卦的主體架構上，尤其配合「數」、「節氣」與「甲子」，呈現更為具體的時間觀，而八卦的反復推布，更是牽繫出時空的變化性意義。

### 一、乾坤生六子的方位定向

乾坤作為宇宙創生的門戶，為一切創生的主體源頭；乾坤立為天地，具有宇宙生成所覆載的時空向度，並在這時空向度內含括了一切的存在。純陽純陰的乾坤之性，藉由內在的陰陽變化而形成其它六個不同的陰陽組合之卦，此一生卦模式即所謂的乾坤父母卦生成六子卦。乾坤父母卦結合六子卦，匯合為一個完整的宇宙生成圖式；乾坤為構成生成變化的最根本法門、根本元質，也是宇宙時空的最根本匡廓，而六子卦則為其進一步生成構建的主要元素，總合為八卦，並為生成變化再次推定的基本元素，藉由此八卦聯結成為完整的時空模式。

<sup>58</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二，頁 696。

郝大通立基於此一思維，重視八卦的宇宙自然時空向度之意義，從他的「乾坤生六子圖」與「八卦數爻成歲圖」最能夠體現出來。他所描述的「乾坤生六子圖」，特別賦予方位的定向，圖式與敘述如下：



### 乾坤生六子圖

乾卦為老陽，坤卦為老陰，因合而生六子也。乾得坤之一氣而生巽，長女也；乾得坤之二氣而生離，中女也；乾得坤之三氣而生兌，少女也。坤得乾之一氣而生震，長男也；坤得乾之二氣而生坎，中男也；坤得乾之三氣而生艮，少男也。故曰乾生三女：巽、離、兌，坤生三男：震、坎、艮是也。<sup>59</sup>

乾坤二卦以老陽與老陰為名，強調乾坤的變化性，陰陽之「老」，處在窮極之狀，則將必進一步的進行變化而生成六子卦。乾坤互相交感，以其「老」而能變。乾得坤陰之一氣而生長女巽卦，得坤陰之二氣而生次女離卦，得坤陰之三氣而生少女兌卦；坤得乾陽之一氣而生長男震卦，得乾陽之二氣而生次男坎卦，得乾陽三氣而生少男艮卦。於此，郝氏特別強調乾父之卦生巽、離、兌三女卦，而坤母之卦生震、坎、艮三男卦。這種乾坤生六子的觀點，主要源自於《繫辭上傳》所謂的「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sup>60</sup>的思想，由而聯繫成具有時空意識的宇宙圖式。此乾坤生六子的結構源，仍在於陰陽之變，溯源即一切的存在與變易，都回歸於一陰一陽的變化之道，即如京房所說的「陰陽之體，不可執一為定向。於八卦陽盪陰，陰盪陽，二氣相感而成體，或隱或顯」，<sup>61</sup>八卦之成，乃至八卦之進一步的推變，終歸於一陰一陽的變化，宇宙的時空向度，本質上仍在陰陽二元的作用。

八卦分屬四方四隅，坎、離、震、兌四正卦分屬北、南、東、西四方，而乾、坤、艮、巽則立於西北、西南、東北、東南四隅，這樣的八卦方位之說，為郝氏一貫的主張，採取的是漢代傳統的八卦方位的觀點，也是宋儒所說的文王八卦方位或後天八卦方位的說法。八卦本身象徵自然界中的八種最基本的物質存在或是八種自然的現象，也代表了父母與子女等八種不同的身份關係，更陳列出八種不同的方位。這八種構成萬物實有的存在性意義，乃至表徵宇宙觀的時空意涵，又特別以方位來確立其空間的實有，而不同的空間也同時確立了不同的時間意識。

<sup>59</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1。「離卦」，郝氏作「離卦」，本文除了直引其言作「離」外，一般敘述則採普遍之「離」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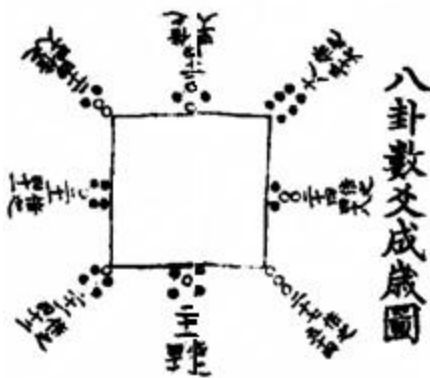
<sup>60</sup> 見《繫辭上傳》。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 233。

<sup>61</sup> 見京房：《京氏易傳》，卷上。引自京房著，郭彧導讀：《京氏易傳導讀》（山東：齊魯書社，2002年10月1版1刷），頁 87。

乾坤生六子所布列的空間概念，並非只是一個僵化的空間顯現而已，而是在彼此的對應與互動中確立其變化的意義，富有生機的不斷變動之時間性認識，藉由彼此的運動變化建立起時空共構的有機體系，它的空間性是具有變化的，而非只是八卦陳列的制式模式而已，相反的是透過八卦方位的建構，賦予其基本模式範定下的宇宙空間場域之多元變化關係，此種變化關係正反應出其生生不息的時間意識，貫通了過去、現在與未來。這樣的時間意識，郝氏更以八卦爻數、節氣、甲子等概念作進一步的聯結，創構了包括如「八卦數爻成歲圖」、「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等等圖式，這些部份，後文將陸續說明。

## 二、八卦推數以立歲

乾坤生六子的八卦，以八卦聯綴陰陽所代表的數字概念，藉以構築出宇宙自然的時間意義，郝氏作了「八卦數爻成歲圖」，並說明云：



乾卦三畫長，每畫別九之數，故知三九二十七。其乾卦重之有六畫，每畫別九，則六九五十四。此者乾爻之數也。坤卦三畫短，每畫別六之數，故知三六一十八。其坤卦重之有六畫，每畫別六，則六六三十六。此者坤爻之數也。此明一陽稱九，一陰稱六。外有震、坎、艮、巽、離、兌，陰陽不等，互相推求，而各有自然之數也。八卦總其數三百有六十，半之得百有八十也，象一年之數也。<sup>62</sup>

從單卦言，乾卦三陽，皆為陽數九，則爻數為  $3 \times 9 = 27$ ，以重卦六爻言之，其數則為  $27 \times 2 = 54$ 。同樣的坤卦三陰，皆為陰數六，爻數為  $3 \times 6 = 18$ ，以重卦言之，則爻數為  $18 \times 2 = 36$ 。其它六子卦，以重卦言之，包括震卦為 42，坎卦為 42，艮卦為 42，巽卦為 48，離卦為 48，兌卦為 48。合八卦之總爻數，以重卦計之則為 360，即：

$$54 - 36 + 42 + 42 + 42 + 48 + 48 + 48 = 360$$

八卦中的四正四維各處其位，各據其陰陽爻數，並以其總數以象徵一年三百六十天之概數，也就是以八卦的陰陽爻數，類比自然時序的變化，涵括一年的變化推移之時間性意義。八卦方位具體表徵宇宙自然的空間概念，而其陰陽之數則為時間的概念，此圖式之說，正由八卦反映出宇宙自然的時空義涵，具體的以「日」來推定一年時序的循環周期。

<sup>6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1。

### 三、乾坤推布節氣

除了以「八卦數爻成歲圖」表述出宇宙的時間序列外，郝氏又制作「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藉由節氣來呈現：



冬至之日，一陽始生而成復卦；大寒之日，二陽始生而成臨卦；雨水之日，三陽始生而成泰卦；春分之日，四陽始生而成大壯卦；穀雨之日，五陽始生而成夬卦；小滿之日，純陽而成乾卦。夏至之日，一陰始生而成姤卦；大暑之日，二陰始生而成遁卦；處暑之日，三陰始生而成否卦；秋分之日，四陰始生而成觀卦；霜降之日，五陰始生而成剝卦；小雪之日，純陰坤卦用事。所謂「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也。<sup>6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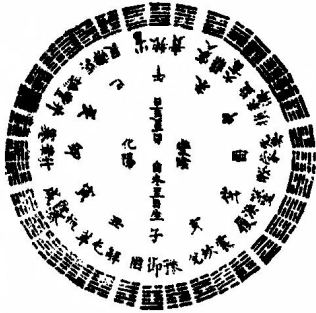
乾坤所代表的陰陽二氣的消息變化而共構出十二消息卦，正反映一年十二個月的消長循環，並且同時聯結一年二十四節氣，而形成一年循環不息的時態結構，這樣的時間序列觀點，正是漢代易學的卦氣說之再現，為孟喜以來思想的延續，漢《易》由此丹道易學再次得到具體的展現。

乾坤所代表的陰陽消長損益，由復☱而臨☷、泰☱、大壯☱、夬☱，至乾☰卦，為陽息陰消，以息卦為稱，由十一（子）月至四月；由姤☱而遯☶、否☷、觀☶、剝☶，至坤☷卦，為陰息陽消，以消卦為稱，即五月至十月；陰陽二氣的變化，正是一年寒暑消長之循環過程。這種由陰陽所概括的乾坤二卦為發展起點，以推聯出十二卦為十二個月，並與二十四節氣配合，由一陽生之復卦起，正是冬至之日，而後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此正乾卦四月之時；陽氣極至，陰氣漸長，一陰始生而姤卦以成，正是芒種五月之時，而後至夏、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此正坤卦十月之時。這種由十二消息卦與一年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相配合的循環結構，正是描繪出一幅空間方位與時間流動的宇宙時空圖式。

### 四、六子推布節氣

不論是乾坤或是六子卦，本質上都是陰陽的運化產物。乾坤生成六子，所以乾坤所構築的宇宙時空圖式，同於六子卦所聯結的時空圖式，郝氏因此另外又制作「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

<sup>63</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1-702。



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

乾坤二象，象天地之大用。由未盡其理者，再明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據此，六卦三男三女所行之道，亦自冬至之日為首，以陽變陰，以陰變陽，至夏至之日為首，以陰變陽，以陽變陰，陽陰錯雜，各有所變，變而通之，以明化物之功，本自無為之治，出於自然而然而也。<sup>64</sup>

此一圖式，郝氏仍然強調以陰陽變化作為根本原質，圖式核心特別指明「化陽」（核心之左）與「變陰」（核心之右）的變化架構。六子卦震、坎、兌三個卦屬亥月，正是十二消息卦中的坤卦之時，也正主立冬、小雪之節氣；對應著巽、離、艮三個卦屬巳月為十二消息卦陽息至乾之時，也正主立夏、小滿之節氣。十二個月各分配三個卦，等同於三個卦分配二個節氣。以乾坤象徵天地之大用，乾坤的陰陽消息構築出十二消息卦系統，鋪陳其宇宙時空圖式。為了與《易》道進行更為縝密的結合，指出在此乾坤系統下之「未盡其理者」，則由六子卦體現「日月之運行，風雷之出沒，山澤之通塞」，二組各三個卦，分別代替乾坤行道；除了六子卦外，又聯結另外三十個卦，同以三個卦主一月，共合三十六卦為一年周期，協助乾坤的系統行其「物化之功」、陰陽錯綜的自然變化之道。

至於何以在十二消息卦之外，如何於其餘五十二卦中取三十六卦配屬十二個月，郝氏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配卦方式，與孟喜卦氣說的卦氣起中孚意涵下的十二消息卦各統五卦的卦序系統之概念相近，又類似於《易緯·稽覽圖》的六十卦直事之法。<sup>65</sup>然而卻最接近京房的世卦起月之說，但又與京氏之說有部份之出入，其明確相同者如四月（巳）以乾為代表所值之卦，包括艮、巽、離三卦，十月（亥）以坤為代表所值之卦，包括震、坎、兌三卦，但是不同者，則如十一月（子）京房以復卦與賁、節、小畜卦值月，但郝氏卻為豫、節、困卦，三卦中僅節卦同，而十一月（子）對應的五月（午），京房以姤卦與豫、旅、困卦值月，郝氏則為小畜、旅、賁卦，三卦中亦僅旅卦相同，但是，兩個卦參合，則京房與郝氏的六個卦都是相同的，之所以放在不同的對應位置，主要是陰陽變化的考量上之不同而已。又以十二月（丑）為例，京房以臨卦聯結大畜、解、鼎卦，而郝氏則為解、屯、萃三卦，僅解卦相同，相對應的六月（未）卦，京房以遯卦連屯、家人、萃卦，而郝氏為家人、鼎、大畜卦，僅家人卦相同，但合兩個月來看則六個卦都相同。<sup>66</sup>可見二家之說，必有其一定的淵源。<sup>67</sup>因此，郝氏之說，仍是有依據有所

<sup>64</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2。

<sup>65</sup> 孟喜、《易緯》之說，參見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第一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初版），頁 133-144；頁 148-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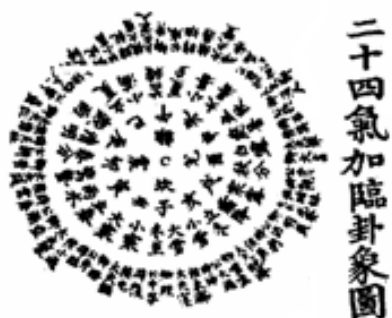
<sup>66</sup> 京房世卦起月之說，參見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第一冊，頁 177-180。

<sup>67</sup> 限於主題與篇幅因素，本問題可以待日後進一步考索。

本，可以追溯為漢《易》之本色。

## 五、四正推布節氣

郝大通制作「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其時空概念與「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相近：



起自冬至之日，以中孚有信，陽氣始生；至夏至之日，以咸相感，一陰始長。故知卦有六十，經遊二十四氣之間，凡三百六十而成一歲之功。一年之內，則有三百五十四日。積之閏餘，故知自冬之日，至滿一歲，度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每一日管行一爻，六日七分而成一卦。內有閏餘，共成其數也。惟坎、震、離、兌而歸四正，不在其間者也。<sup>68</sup>

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作為核心架構，四正主四時十二個月，二十四爻連二十四節氣，向後延接六十個卦，每卦六爻，每爻主一日，則六十卦合三百六十爻而為一歲三百六十日。這樣的圖式主張，與漢代以來的相關卦氣說法近似，如與孟喜四正配節氣與六十卦配侯之說相近，也與《易緯》中包括《稽覽圖》、《乾元序制記》的有關說法也雷同。<sup>69</sup>以四正卦主四方而配四時作為主體，這是漢儒以來的普遍化觀點。《說卦傳》提出「帝出乎震」的八卦方位說，確立了四正卦的主體地位，而四正卦本質上仍是由乾坤二儀而出，也同時應合《繫辭上傳》的「兩儀生四象」的說法，即翟玄注《文言傳》所云「乾坤有消息，從四時來也」<sup>70</sup>的觀點，而虞翻更為明確的指出「四象，四時也。兩儀，謂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離、震、兌；震春、兌秋、坎冬、離夏、故兩儀生四象」。<sup>71</sup>這樣的結合卦氣配位之說，在四時、年月日與節侯的共構下，同前面幾個圖式一般，高度反映出宇宙時空變化的具體意涵，尤其是透過配卦呈現時間的變化意義。

## 六、卦配甲子

干支相配，陽干配陽支，陰干配陰支，即五陽干配六陽支，五陰干配六陰支，合六十年為一甲子，這是傳統上以干支配屬作為計年的普遍用法，郝大通以之與六十四卦相

<sup>68</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3。

<sup>69</sup> 參見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第一冊，有關孟喜易學之評述方面，（頁 89-157）。

<sup>70</sup> 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2 月臺 1 版 2 刷），頁 21。

<sup>71</sup> 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卷十四，頁 349。

配，制作「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其圖示與說明如下：



### 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

夫天地之道而生萬物，貴無過於人也，則成三才之道，而配支干、納音為六十甲子。故有乾坤二卦而生六十有四，數則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也。眾象之內，以屯為初。法此，甲子有六十而自相配偶六十四卦，而通萬物之情性，以存品類之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無不備矣。<sup>72</sup>

郝氏強調宇宙自然之道即三才之道，萬物生於天地之間，以人為貴，肯定人於天地間的優位性，可以與天地並列；當然，因為人的存在，所以天地之道才有意義，人的存在，也範定了宇宙存在的可能與內容，所以天地雖為造化主，卻無損於人的神聖性。郝氏並以干支納音而為六十甲子，六十甲子又與六十四卦結合，同時體現了三才之道；六十四卦由乾坤而生，三才之道也正是乾坤之道。以甲子配卦，萬物之情性由是而顯，一切存在的「吉凶、悔吝、憂虞、存亡、得失」，也就無所不備。

郝氏認為六十四卦合數為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此一數值從《繫辭上傳》大衍法所述而來，作為象徵萬物生成變化之數。<sup>73</sup>其數之形成，為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陰爻、陽爻各為一百九十二爻。在大衍筮法中，陽得數三十六，以四採之，則  $36 \div 4 = 9$ ，陽爻則以九稱之；陰得數二十八，以四採之， $28 \div 4 = 6$ ，則陰爻以六稱之。總合之數為：陽爻之數  $192 \times 9 \times 4$  (代表四時) = 6912；陰爻之數  $192 \times 6 \times 4 = 4608$ ；陽爻之數 + 陰爻之數 =  $6912 + 4608 = 11520$ ，此數即陰陽變化之數，也是表徵宇宙自然一切存在之數。郝氏言此數，似乎很難與六十甲子配六十四卦作合理的聯結，倒是在兩漢時期，有以六十四卦兩兩之卦配年可得此數者，如《易緯·乾鑿度》以「二卦而得一歲」，<sup>74</sup>也就是二卦十二爻主一歲，則一爻主一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期主三百八十四個月，即三十二年；其三百八十四個月，每月三十天，正合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日（即  $384 \times 30$ ），類似的說法，《稽覽圖》也可看到。《易緯》以六十四卦主三十二年與郝氏所主為一甲子六十年不相同。

六十四卦配六十甲子，一卦主一年則多出四卦，郝氏採由甲子年起，繼乙丑、丙寅、丁卯等四年，每年分別配屬兩卦，甲子年配乾卦與中孚卦，乙丑年配坤卦與小過卦，丙

<sup>72</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3。

<sup>73</sup> 參見《繫辭上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引自朱熹：《周易本義》，卷之三，頁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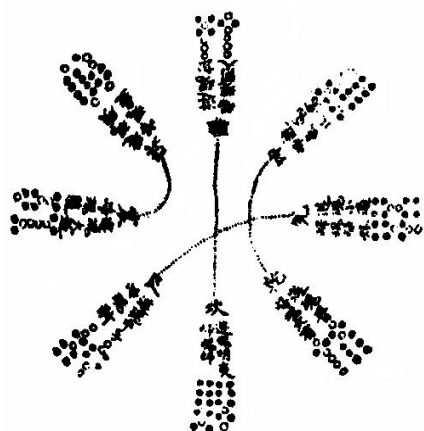
<sup>74</sup> 見《易緯·乾鑿度》，卷下，頁 490。



寅年配屯卦與既濟卦，丁卯年配蒙卦與未濟卦，也就是干支六十年之前四年配六十四卦的前四卦與最後四卦，而其它五十六年則分別配五十六個卦，每年則配一卦。甲子年為六十年之首，配乾卦最足以表徵，而郝氏除了配乾卦外，也同時配中孚卦，中孚卦居甲子首年，與「卦氣起中孚」之普遍性認識適相配合，中孚卦為冬至日至之時，為復卦之前的一年卦氣之首，所以將之立於甲子之年，亦合其傳統的卦性之說。總之，將六十四卦結合干支甲子之配屬，最足以表徵宇宙自然變化在時間上的具體呈現。

## 七、八卦反復推布

郝大通以八卦作為主體，制作「八卦反復圖」，藉由陰陽的變化，以顯現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變化關係：



### 八卦反復圖

乾一世乃有所變而得姤，二變而得遁，三變而得否，四變而得觀，五變而得剝，此者自下升上。上至五爻，變之至極，故自剝卦之後，自上變下者，名之遊魂，而得晉卦。晉卦之後，下體三爻齊變，而為大有，名之歸魂卦。他皆倣此。

乾一變☱，乾二變☶，乾三變☵，乾四變☴，乾五變☲，乾六變☱，乾七變☵，乾八變☶。他皆倣此。

75

此圖式之說，以八卦的陰陽爻位進行變化，進而推衍一卦共構八個卦，將六十四卦繫聯出完整的卦變圖式關係，成為一個由八卦聯結為六十四卦的宇宙自然變化的時空圖式。這樣的卦變關係，實際上就是京房的八宮卦序之說的卦變內容，每一宮卦合屬八個卦，八宮共構六十四卦；各宮首卦稱為上世卦，由上世卦起變，如乾宮上世卦為乾☰卦，初爻變而為一世卦姤☱卦，二爻再變為二世卦遯☶卦，三爻再變為三世卦否☷卦，四爻再變為四世卦觀☶卦，五爻再變為五世卦剝☶卦，五世卦第四爻再變，恢復上世卦第四爻爻象，為游魂卦晉☱卦，游魂卦內卦三爻全變，回復上世卦原來的內卦，為歸魂卦大有☰卦。乾卦為本宮卦，京房以之固存，而郝氏則稱八變為乾卦，強調宮卦內在的循環反復之關係。同樣的，坤宮本卦坤☷卦，一變為一世卦復☱卦，二變為二世卦臨☱卦，三變為三世卦泰☱卦，四變為四世卦大壯☱卦，五變為五世卦夬☱卦，六變為游魂卦需☱卦，七變為歸魂卦比☱卦，八變回歸本宮上世卦坤☷卦。其它六個宮卦倣此，不予贅列。這種由八卦所建立的八宮系統，從圖式所見，可以瞭解郝氏特別以乾坤生六子的概念，重視兩兩的關係，即乾父與坤母的對應，震長男與巽長女的對應，坎次男與離次女的對應，艮少男與兌少

<sup>75</sup> 見郝大通：《太古集》，卷三，頁 702-703。

女的對應，反映出天地自然的對立相成特性的重視，正是宇宙自然變化的重要時空意識的展現。

在這個系統裡，郝氏特別強調「變」的概念，強調變化的動能，陰陽遞嬗，相替變化，極而復返，即陰陽之氣，陽極而歸，陰極而返，終而復始，往來不窮，生生不息，呈現循環反復的機轉，體現天道循環、復歸本然之道，更是《易經》「易」義所強調的變易與不變之認識。同時，當中的對立與相應之關係，以及部份的變化成為整體變化的要件，部份的變化牽動了整體的變化，這都是宇宙自然變化的常性。在此系統中，肯定一切的衍化，總為陰陽二氣的變化流行，透過爻變的形式來開展，建構出具有規律性的遞變關係；宇宙時空的變化，正是展現出如此一般的律則。

## 伍、結論

本文從天道觀系統的主體內涵、天地乾坤體用並顯的時空觀，以及乾坤推布《易》卦的時空向度等方面，理解郝大通《太古集》所呈現的天道觀，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具體的認識：

其一、郝大通的「天道觀」，除了把握老子對「有」與「無」的認識外，也結合《參同契》的丹道主張，更重要的是融攝了豐富的易學元素。不論是「有」或「無」，都是一種氣化的物質存有概念，且「有」與「無」表現出一種循環與變化的運動歷程，特別落實在易學觀的陰陽變化上。「無」並非真無，而是氣化的回歸，原初的混沌之狀。宇宙本源為「元之一氣」，「一氣」作為唯一的主宰，「一」除了為老子思想的繼承，更是秦漢以降易學家的普遍觀點，它既具有物質化的存有義，也具有超越性的意義。

其二、陰陽作為萬有的根源，一切的存在、變化與現象，皆是陰陽的作用。郝氏同於歷代易學家的普遍理解，陰陽以乾坤作為代稱代用，並賦予乾坤更豐富的內涵與位階，又尤其以乾坤為基礎，建構出多元的宇宙時空體系。因此，呈現出以乾坤為主體的天道思想，並由其諸多的圖式進一步建成。由乾坤所構築的宇宙圖式，其最根本的作用因子仍是陰陽的變化。

其三、「道」的原初之狀，「太古」之時最為純粹，「太古」除了展現出時空變易的階段概念，更重要的是這個階段，可以體「道」證「道」，透顯宇宙自然之道的變易之無限性與永恆性。但是，仍需藉由「教」，才能更有效的證成與體悟。以「教」行「道」，「教」為體「道」的必然徑路，「道」包絡有無，「教」亦有無並俱，「道」與「教」的貼近，強化了「教」的作用與功能，以及「教」的權威性與神聖性。

其四、由太極推生陰陽，進而成為「四象」，「四象」不論是以四方神物類比，或與五行、五色乃至易數進行聯結，莫不與天道相契。以道氣作為宇宙的根源，以四象的時空維度作為主要結構，並以天、地、日、月（乾、坤、離、坎）為代表，以數字九、六、七、八為代稱，從「四象圖」與「變化圖」呈現其具體的基本向度，將宇宙自然的抽象

概念具象化，並延續發展出由多重元素所結合出的多元圖式。

其五、郝氏的天道思想，由具有時間與空間意義的圖式證成，而乾、坤、坎、離四卦，扮演著主導性的地位，這也正是《周易參同契》丹道思想的繼承。其中，乾坤的角色，不斷加重的凸顯出來；乾坤作為易道之門戶，天體乾用，地體坤用，並且以九、六來映現其氣化動能與本源化生的數質化意義。乾坤與天地相繫，構成時空的載體，並以「天地交泰圖」傳達陰陽交泰合和的理想狀態，萬物的生成變化，必在此狀態下圓成。

其六、郝氏以乾坤推布出多元面貌的易卦時空向度，包括以「乾坤生六子圖」反映出具體而有機的八卦時空變化意識。同時建構「八卦數爻成歲圖」、「二十四氣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二十四氣陰陽損益圖」、「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八卦反復圖」等圖式，聯結節氣、甲子與時序的變化，統合空間方位與時間流動的時空維度，雖不能談到具體而高深的科學化認識，卻也表述出樸素的認識，宇宙自然的一切存在與變化，皆在時空共構的範式下形成，並立基於陰陽二氣，以乾坤所組成的八卦關係來開顯，具有高度動態性與多元變化的意義。

本文受限於篇幅的因素，對郝氏《易》圖中的宇宙時空圖式所展現的天道觀，尚包括日月會合的時空向度、天地之數的宇宙圖式、五行與十干的宇宙圖式等幾個議題，將另以下篇接續探討，本文就此暫時告一段落。

## 主要參考書目

- 1.王弼著、樓宇烈校釋：《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1版北京3刷）。
- 2.玄全子集：《真仙直指語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54冊，1988年12月再版）。
- 3.史蒂芬·霍金著，吳忠超譯：《時間新簡史》（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9月初版）。
- 4.朱熹：《周易參同契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4冊，1988年12月再版）。
- 5.牟鍾鑒等著：《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山東：齊魯書社，2005年7月1版1刷）。
- 6.郝大通：《太古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3冊，1988年12月再版）。
- 7.徐琰：《甘水仙源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19冊，1988年12月再版）。
- 8.秦志安：《金蓮正宗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冊，1988年12月再版）。
- 9.章偉文：《宋元道教易學初探》（四川：巴蜀書社，2005年12月1版1刷）。
- 10.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12月初版）。
- 11.張廣保：《金元全真道內丹心性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

- 12.黃公偉：《道教與修道秘義指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1月初版）。
- 13.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鑒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5冊，1988年12月再版）。
- 14.劉天素、謝西蟾：《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3冊，1988年12月再版）。